

金華子雜編卷上

南唐 劉崇遠撰

我唐列祖高皇帝。睿哲神明。順天膺運。相昇禍滅。有仍之慶。始隆哀莽。毒餌銅馬之尊。是顯堯儲復正。文廟重新。渡沉海之斷綸。郤成萬目。撥伏灰之餘簡。在序九流。宗周而一仁風。依漢而雜霸道。灑鴻頃革。習尚無虛。遂使武必韜鎗。不空弓馬。文先政理。乃播風騷。由是勲代子孫。知弓裘之可重。閭閻童稚識詩書之有望。不有所廢。其何以興。是知楊氏飭樂於前。乃自弊也。烈祖聿興於後。固天興乎。始天祐間。江表多故。洎及寢貼。人尚苟安。稽古之談。幾乎絕倡。橫經之席。蔑爾無聞。及高皇初收金陵。首興遺教。縣金為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者。雖寒賤必優詞以假之。或有贊獻者。雖淺近必豐厚以答之。時有以學王右軍書一軸來獻。因償十餘萬緡。帛副馬。由是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幅湊峰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戶到。咸慕置書。經籍道開。文並駕。暨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曰。文武莫我政。及豈不以經營之大。其有素乎。

王師範鎮青州。以其祖父版籍舊地。凡本縣令新到。必備儀注。躬往投刺。縣令畏懼出迎。不許之。師範令二三客將挾縣令坐於廳上。命執事通曰。百姓節度使王某參拜於庭中而出。縣令惶惑。步隨至府謝罪。加遜而遣之。從事多諫其非宜。請不行。師範曰。以某之見則不然。將所以荷國恩而敬念先世。示子孫不忘於本故爾。師範器宇英儻。短於寬恕。殺戮過差。人知其必敗。

或曰。能用禮以正身。丈夫順而舉事。反結仇讐。禍不旋踵。其故何哉。金華子曰。昔劉越石。非不欲立殊勲於世。而十萬之衆。曾不儼然。誠統之。非不然。亦時運不可干也。時梁氏方熾。謂九鼎在己之掌。搖天王窮追。痛宰輔誅戮。於道路。師範適當。依附於勤王。誠宜鼓扇恩信。完結民力。寬而有度。才可合順。而專任威刑。輕視民命。以一州之地。敵千鼎之豪。縱殺戮之心。救崩潰之勢。抱薪撲燎。其可得乎。

陸翹字楚國。進士擢第。詩不甚高。而才調宛麗。有子弟之標格。未成名時。甚貧素。其閑居即事云。衰柳欹閑苑。白門啼暮鴉。茅厨烟不動。書牖日空斜。老憶東山石。貧看南阮家。況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明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迴石城秋。本為愁人設。愁人徹曉愁。題品物類亦綺美。鸚鵡早驚柳絮燕子。當時甚播於人口。下第累年無人召。一遊東諸侯。獲錙僅百萬而已。竟無所成。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諸侯。子弟好讀史者。無及希聲。昭宗朝登庸。辭疾不就出遊江外。獲全危難。

段郎中成式。博學精敏。文章冠於一時。著書甚衆。酉陽雜俎。最傳於世。牧廬陵日。常遊山寺。讀碑文。不識其間兩字。謂賓客曰。此碑無用于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乎。客有以此兩字。遍諮字學之眾。實無有識者。方驗郎中之與古絕倫焉。連牧江南。九江名山。廬嶧雲爛柯。廬陵麻姑。皆有吟詠。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三年領郡。郡管仙山。為廬陵頑民。妄訴逾年。方明

其清白乃退隱於峴山。時漫博士廷筠方謫尉隨縣，兼帥徐太師商留為從事，與成式甚相善。以其古學相遇，常送墨一鉢與飛卿。往復致謝，遊搜故事者九函，在禁集中為其子安節娶飛卿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行于世。

崔涓在杭州，其俗端午習競渡於錢塘湖。每先數日，即於湖岸排列舟舸，結絡綵櫓，東西延袤。皆高數丈，為湖亭之軒飾。忽于其夕北風暴作，綠船洶湧，勢莫可制。既明，皆逐風飄泊處湖之南岸，執事者相顧，莫之為計。須臾，涓與官吏到湖亭，見其陳設皆遙指於層波之外。大將愧懼，以繩艦聯從，非人力堪制。無計收回，涓微笑曰：「競渡船共有多大？」令每一綵舫鑿以三五隻船，齊力一時鼓棹，倏忽而至，殊不為難。觀者歎駭，服其權智。涓之機捷，率多如此。

崔涓，大夫璵之子。小宗伯澹之兄。涓性俊逸，健於記識。初與杭州上事數日，喚都押衙謂曰：「乍到郡中，未能憶諸走吏名姓，卒要呼喚，皆滯人頤指。居常當直將卒，都有幾人？」對曰：「在衙當直，都有三百人。」乃各令以紙一幅，大書姓名，貼在胸襟前，逐人點過。自此一閱，逮及三考，未嘗誤喚一人者。

柳氏舊聞：唐宰相李德裕所著也。德裕以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黜為黔州刺史。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為芳言，先時禁中事，皆所不能知。而芳亦以質疑者默識之。次其事號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今按其書已失，不獲。德裕之父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為尚書郎。後謫官俱入仙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乃編此為次。柳氏舊聞以備。

史官之說也

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杜尚書覽謝表因問繪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位。對曰。緣地近授守度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二十石多因循官業莫念治民故令其到京親問所施設理道優劣國家將在明行升黜以蘇我赤子耳。德音即行豈又逾越。宰相可謂有權。繪嘗以過承恩顧故擅移授及間上言時方嚴凝而流汗浹洽重裘皆透。

令狐補闕澠與弟中書舍人澠皆有才藻。令狐之文彩世有稱焉。自楚及澠三代皆擅美於宋徽。

崔涓弟澠容止清秀擢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為從事。清瘦明白猶若鶯綠古之所謂玉而冠者不妄也。先是中朝流品相率為朋。甲以明德清重之最者為其首。咸通之際推李公都為大龍甲頭沙汰名士以經緯其伍。涓澹親昆仲也。澠即預於品目以涓之俊逸目為麗率不許齒焉。多方敬接冀時暱附而甲中之士恭默莫肯應對避之如葦蟄焉。

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聞舉進士擢第之後藹然清名喧於時與鄭顥同為流品所重。舉子公車得遊歷其門館者則登第必然矣。時人相語為崔鄭世界雖古之龍門莫之加也。故池州李常侍寬桂林太父即常侍之兄同營別墅于幅。邠公之弟牧泗州為龐勳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嚴判崔雍狀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樞孤城獲全尋加殊獎。同營別墅下
徒有脫字

杜邠公。悰暮年耽於燕會。淮海之政有獄市之譽。聞于上聽。因除崔魏公鉉替悰上賦長韻詩。送鉉其落句云。今遣股肱親養治。一方獄市獲來蘇。淮南左都押衙傅希才聞御製。因習來蘇。隨舞以迎候。邠公悅之。公自廣陵致仕東洛。揚州軍將因入奏經洛中。以故吏參馬公問曰。來蘇健否。軍將不敢對。公曰。傳希才也。對曰健。

故事南曹郎既聞除目。如偶然忽變。改授他人。縱未領命。亦不復還省矣。南海端揆為主客員外時。有除翰林學士之命。既省吏忽報除目下。員外徐彥若除翰林學士。端揆以已未承旨。乃駕而將復治故廳。至省。省門子前曰。員外已受報出省。不可更入。南曹例舉不敢避。遂退彥若公相之。子能馳譽清顯。中尉楊復恭善之。故能變致中授耳。

令狐公綯。文公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渥。先是上親握庶政之後。即詔諸郡刺史。秩滿不得赴別郡。須歸闕朝對後。方許之任。綯以隨房鄰州。許其便。即之任上。金陵甲第之盛。冠于邑下。人皆號為土墻李家宅。宣宗嘗親試神童李穀。干便殿。數年數歲。聰慧詳敏。對問機悟。上甚悅之。因賜解褐官絹二匹。香一合。予以彰異渥上之儉德。皆類此也。便即之任下
疑有脫字

宣宗臨御逾於一紀。而憂勤之道。始終一致。但天下雖寧。水旱間有。大中之間。越洪潭。青廣等道。翻城。以上之恭儉明德。時無異心。方隅諸將。雖失統御。而恩詔慰撫。不日安輯。輿論謂上為小太宗。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朝廷儒宗。最見重于武宗。常自舉于上曰。讀書則五行皆下。為文則七

步成章而式頗有武幹。善用兵。累總戎平襄南。溫璋失利于徐州。朝廷以彭門頓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馬駐軍于境外。僂游緩進。徐州將士王智興矯矯難制。其銀刀教都子父軍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衛。皆露刃立于兩廊夾幕之下。稍不如意。相顧笑儀于飲食之間。一夫號呼。眾卒率和。節使多儒素懦怯。聞亂則後門逃遁。而獲免焉。如是殆有年矣。暨聞式到近境。先遣衛隊三百人遠接。式杖衣坐胡床。受參既畢。乃問其逐帥之罪。命皆斬於帳前。不留一人。口口口鎮淮海。九載法令一設。無復更改。出入嚴整。未嘗輕易儀注。常列引馬軍將。少亦不下二百騎。民康物阜。軍府晏然。天祐末。故老猶存。喜論其餘愛。或戲之為九年老。

崔雍為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悖亂。賊兵攻和。雍棄城奔浙右。為路巖所搆。竟坐此見害。雍與兄朗序福昆仲八人。皆昇籍進士。列甲乙科。嘗號為點頭崔家。如雍之擢第也。其伯父昆仲率賓會飲中堂。既醉而寢。忽夢遊歷於公署間。有綠衣者。命坐于廳事中。設酒饌甚備。既而醉飽不堪承命。其人堅請不已。雍乃請曰。願以此肉召從人盡之。綠衣曰。不可。須先輩自盡。既寤甚惡之。及和州失律。投于連帥裴公璡。奏之。瑣廢於思過院。雍憂恚且悶。乃召獄直軍將話其事。不曰。勅至果如夢焉。後周侍中寶之在軍。困於芻粟之備。有僕忘其姓名。恒力負至不令有乏。如是綿歷星紀。未嘗辭倦。及其達也。舉之隸諸衛。使主廄廩。以謹厚尤見委任。既卒數年矣。或一夕夢來報馬料盡。公甲午生。甚惡之。遂病痞而薨。

李景讓尚書少孤。尊夫人某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侯母氏之賢。無及之也。嬸居東維。諸子尚

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適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古牆夜墻。童僕修築次。忽見一紅槽食雜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上。太夫人聞之。誠童僕曰。切未得輒取。候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酌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為身災。士君子所慎者。非義之得也。吾何堪焉。天實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體錢門下。此未敢覩。乃令亟閉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為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憚之。懼其糾劾也。然終以強毅為時所器。舊俗除亞相者。百日內若別有人登庸。謂之辱臺。而景讓未十旬。蔣公伸入相。景讓除西川節度。赴任不逾年。乃請老歸於洛下。終身不復再起。太夫人孀居之歲。才未中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言動以禮。雖及官達之後。稍怠於辭旨。則櫛楚無捨。先是。景讓除浙西節度使。已而忽問曰。取何日進發。偶然忘思慮。便云擬取某日。太夫人曰。若此日吾或有事去。未得如何。景讓惶愧失對。太夫人曰。官職貴達。不用老母得也。命童僕折去巾綬。撻于堂下。景讓時以班白。而高堂嚴厲。常若履冰。搢紳之流。健羨莫及其後。在浙西日。左都押衙。因應對乖慢。怒撻而斃之。既而三軍洶洶。將致翻城。太夫人乃候其受衙之際。出坐廳中。叱景讓立于階下。曰。天子以方岳命汝鎮撫。安得輕弄刑政。苟致一方非寧。不惟上負聖君。而令垂暮老母銜羞而死。且使老婦何面目見汝先大夫于地下。言切語正。左右感咽。乃命坐于庭中。將撻其背。竄僚將校。畢至拜泣乞之。移時不許。大將以下。嗚咽感謝之。于是軍伍帖然。無復異議矣。景莊累舉不

捷太夫人聞其點額即答其兄中表皆勸如是累歲連受庭責終不薦託親知切請之則曰朝廷知是李景讓弟非是冒取一名者自合放及第耳既而宰相果謂春官今年李景莊須放及第可憫那老兒一年遭一頃枯是歲景莊登第矣

李趙公紳再鎮廣陵實像猶幕江淮修永貞二年相公權德與門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載趙國雖事威嚴亦以侈宿老敬之侈列筵以迎府公不拒馬既而出家樂侑之伶人趙萬金前獻口號以譏之曰相公經文復經武常侍好令又好古昔日曾聞阿舞婆如今親見阿婆婆趙公輒然久之

杜審權以廟堂出鎮浙西清重恭寬雖左右僕僕稀見其語在翰苑最久常侍從親密性習慣厚故也在任三載自上任坐于東廳洎子罷去未嘗他處雖重臣經歷亦不踰中門雅容之度丹青莫及時邠公先達人謂之老杜相公審權人謂之小杜相公也

王尚書式初為京兆少尹好縱情酣飲京城號為王鄧子性復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巷中有櫈街鋪設中夜樂神遲明未已式因過之駐馬寓目舞者喜賀主人持杯跪獻于馬前曰主人多福感得達官來顧味稍美敢拜壽觴式笑取而飲愧領而去行百餘步乃回轡復詣之曰向者酒甚不惡可更一杯復據鞍引滿巨鍾而去其放率多如此

高燕公駢雲南之功聞於四海晚節妖亂嗤笑婢子之口嗚呼怒鄰不義幸災不仁亡不旋踵已則甚之雖自取也然若有天道豈不足以垂戒乎

周侍中寶與高中令駢起家神策打毬軍將而擊拂之妙天下知名。李相國公領鹽鐵在江南駐泊潤州萬花樓觀春時酒樂方作乃使人傳語曰在京國久聞相公打毬盛名如何得一見寶乃輶樂命馬不換公服馳驟于採場中都憑城樓下瞰見其懷挾星彈揮擊應手稱嘆者久之曰若今日之所覩即從來之間猶未盡此之善也。

周侍中寶初在軍中性強毅閭宦之門莫肯折節逮將中年猶處下位或自憤悱獨以領毬子供奉者前後凡三十六度遂掛聖意選金吾第二番將軍專選對御仗第一籌奪其一目授涇原節度移鎮浙東與燕公對境高駢在軍中時以兄呼寶及總元戎意遂輕少兼以對境微警憎愛日尋漸積為仇讐矣。

韓藩端公大中二年封僕射教門生也與崔瑄大夫同年而相善瑄廉問宛陵請藩為副使時幕府諸從事率多後進子弟以藩年齒高慕凡遊從觀會莫肯從押藩不平之一日諸郎府移厨看花而藩為之幕長方盛服廳中俟其來報移時莫之召藩乃入謁瑄見藩至甚訝其不赴會藩便言不知瑄乃與藩携手住焉既至便瑄則讓其失禮于首廳賓從初端揖悚聽俄而判官孔振裴擴袂厲聲曰韓三十五老大漢向同年覓得一副使而更學鬪鬚合舌瑄掀髯而起饌席遂散

李塔王祝繼牧常州皆以名重朝廷于本道不修支郡禮初李給事多不順從廉使猶剛正於可否其王給事則強復為已仕周侍中寶皆隱忍之瞻罷秩退隱茅山則免黃巢之難祝剛許

卷之二十一
北土遂罹王拱之害。金華子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誠不謬乎。

生附子之毒能殺人。人固知之矣。而醫工或勸人服者。唯生黑豆和合。可以紓患。句屈茅山出烏頭道流水者為丸。餉遺知聞。愚頻見服者踰月而後毒作。則痰吐昏迷。亟療方止。愚外表老丈中。與韓端公是舅甥者。云目見藩自宣州罷職。退居于鍾山。愛敬寺。忽有道流勸服補益藥。以生附子數兩。以硫黃為丸。藩服之數月。乃方似覺有力。常日數服。忽一日鼻出鮮血。頃之耳目口鼻百毛穴中。一齊流血。莫可制之。藩身貌瓊偉。既瘦委頓。筆席流泣。須臾侍疾骨肉鞋襪皆如絳染。自辰及巳午。唯皮骨存焉。洗澤莫及。但以血肉舉骨就木而已。金華子曰。吁。不知附子之毒。遽若此之甚也。豈韓公運數會於此也。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斯而言。可以明君子進藥之審也。夫肉髮養身之恒物也。冷暖苟差。猶能災人。而况金石靈草乎。蘊粹精之神明。倘非九轉之制。孰可輕脫駕馭乎。處天地間。飛動微物。盡能顧惜身命。况于達明之士也。何乃苟利從欲。刦掠為功。由彼兵火。自貽不戢之禍。冀無自焚也。不亦遠乎。

王昭輔嘗話故鍾陵平江西時。見一王處士善筮。自云授易于至人。纖巨如見。鍾陵幕中有楊推官。常因休假日會同人小飲。時賓客未齊。間且于小廳奕碁。握槊以佔俱至。俄而主人忽南向瞪目。神色沮喪。遽歸堂前。使人傳語賓客。託以不安。且罷此會。于是賓客皆散。昭輔方舉進士亦在坐中。使人獨命入。謂曰。聞秀才與王處士有宗盟分。今欲奉浼持一金往請卜一卦可乎。王遂函金往遇之。既布卦。曰。卦甚異。可速報之。冤家亟來索。七日當至。宜決行計。問宜禳禱乎。

曰。至寃得請于天。命詎可改乎。昭輔復命時楊方危坐以俟其返。既聞所箚乃曰。斯人信名卜矣。問昭輔曰。向來覺辭色改常否。曰。衆皆覩之。楊乃自述十五年前高燕公在淮南日任江楊宰。有弟收拾一風聲婦人為歌姬在舍。一旦方治晨粧為諸女姊騎族來憚其嫂甚怒逼逐之出于中門。其旦某入府遇放衙歸早。忽見有衣裙獨在中門外。疑忘其素非廉人。時弟又不在大怒之。責其點污家風。遠索杖背笞之二十。家人急以藥物躡灌之。況悶不甦經中夕而死。爾後絕無影響。邇來忽見躡履自南廊縱步而前。刻期曰。我上訴于天已得伸冤。七日內當來取爾命矣。此固無可奈何。然驗王生之卜。于前事不誣。累七日而卒。

杜紫薇。位終中書舍人。自作墓誌云。生平好讀書為人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孫武深矣。因註其書十三篇。可為上通天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矣。典吳興曰。夢人告之曰。爾當位至郎中。復問其次。曰。禮部。再問。曰。中書舍人。終於典郡耳。又夜寢不寐。有人即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非空也。過隙也。逾月而卒。臨終留詩誨其二子。曹師晦辭。程德祥等云。萬物有好醜。各以姿狀論。喻人則不爾。不學與學論。學非探其秘。要自撥其根。孝友與誠實。而不妄爾言。根本既深實。柯葉自滋繁。念爾無忽此期。以慶吾門。晦辭終淮南節度判官。德祥昭宗朝為禮部侍郎。知貢舉。甚有聲望。

杜晦辭。牧之子。自南曹郎為趙公隱從事於西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南。辟為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命。退隱於陽羨。別業時論多之。

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為節度判官。始方應召。狃于美色。有父遣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為郡守。晦辭于祖席。忽顧營妓朱娘言別。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婦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軍隨而遣之。晦辭自飲達散。不及換衣。便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筆而迎之。其喜於適願也。如是。

南唐 劉崇遠撰

琅邪王氏與太原出于周琅邪之後。世嘗有雞頭之名。今太原王氏子弟多事第。稱是已族其實非也。太原貴盛之中。自有銕鏤之號。而崔氏博陵與清河亦上下其望族。博陵三房大房第二房雖長。令其子孫即皆拜三房子弟為伯叔者。蓋第三房婚嫁多達官也。姑臧李氏亦然。其第三房皆倨受大房二房之禮。清河崔氏亦小房最專清美之稱。崔程即清河小房。世居楚州寶應縣號八寶崔家。寶應本宜縣。崔氏曾取八寶以獻。勅改名馬程之婦。北門李相國蔚之夫人蔚乃姑臧小房也。判鹽鐵程為揚州院官。舉吳堯卿巧於圖利。一時之優尉以為得人。竟辭筭權之政。程累牧數郡。皆無政聲。小杜相公聞程諸女有德。致書為其子讓能娶焉。初辭之私謂人曰。崔氏之門若一杜郎。其何堪矣。而相國堅請不已。程不能免。乃于寶應諸院間取一弟姪以應命而適之。其後讓能顯達。封國夫人。而程之女竟無聞焉。

蔡州伯父隨諸兄皆少孤。泊南海子長權第之日。伯母安定胡氏已尊年矣。詰早僕僕捷至。穆氏長阿嬪入賀北堂。伯母方起未離寢榻。問安之後。慮驚尊情。不敢遽聞。但嬉笑於前。久之忽問曰。小娘今日何喜色之盛也。對曰。亦只緣有事甚喜。伯母怡然久之曰。我知也。是郎將及第耶。言訖。滿目泣然。左右因之不覺。皆流涕呼。長仁之念周。而永慕之情至。誠非滄擊也不能感物。

李郢詩調美麗亦有子弟標格。鄭尚書穎門生也。居于杭州。疎于馳競。終于員外郎。初將赴幕。聞鄰氏女有容德。求娶之。遇同人爭娶之。女家無以為辭。乃日備一千緡。先到即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往。復曰。請各賦一篇。以定勝負。負者乃甘退。女竟適郢。初及第。回江南。經蘇州。過親知方作牧。邀同赴茶山。郢辭以決意春歸。為妻作生日。親知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代歸意。郢為寄內曰。謝家生日好風烟。柳暖花香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鶯鶯交頸期千載。琴瑟和諧顧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來牧餘杭。郢時入訪。猶子留宿虛白堂。云闕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微曠。不得睡。二十五聲秋點長。

張祜詩名聞于海外。居潤州之丹陽。嘗作俠客傳。蓋祜得隱俠術。所以託詞自敘也。崇遠猶憶往歲赴恩門。請承乏丹陽。因得追尋住跡。而祜之故居。圯垣廢址。依然東郭長河之隅。常訊于廬里。則亂前故老猶存。頗能記憶舊事。說祜之行止。亦不異從前所聞。問其隱俠。則云不覩他異。唯邑人往售物於府城。每抵晚歸時。猶見祜巾褐杖履相酌酒市。已則勁步出郭。夜迴縣不及過祜門。則又先歸矣。如此恒常。不以為恆。從縣至府七十里。其迢遞而躡履速。人莫測焉。韋楚老少有詩名。相國李公宗閔之門生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寄居金陵。常跨驢策杖。經閑中過布袍貌古。群稚隨而笑之。即以杖指畫厲聲曰。上不屬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畏韋楚老。引群兒令笑。因吟咏而去。

徐太尉彥若之赴東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息。忽于深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其內有一小龜子。可長一寸許。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口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重。及曉視之。即有眾龜蜃疊乘船而上。大懼。以其將涉海。慮蹈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龜遂散。既而話於海船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得。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不豐哉。胡人歎惋不已。

淮南巨鎮之最人物富庶。凡所製作率精巧。樂部俳優尤有機捷者。雖魏公德重播綱。觀其諧謔。亦頗為之開顚。嘗行謔之暇。與國夫人盧氏偶坐于公堂。忽微笑不已。夫人訝而訊之。公曰。此中有樂人子孫。多出言吐氣甚令人笑。夫人承命。輒簾召之。子孫既至。撫掌大笑而言曰。大人兩個。更不著別人。風貌閑雅。舉止可笑。參拜引辟。獻詞敏悟。夫人稱善。因厚賜之。

王師範性甚孝友。而執法不渝。其舅柴某。酒醉敵殺美人張氏。為其父詣州訴冤。師範以舅氏之故。不以部民目之。呼之為父。冀其可厚賂和解。勉諭重叠。其父確然曰。骨肉至冤。惟在相公裁斷爾。若必如是。即國法予安敢亂之。柴竟伏法。其母恚之。然亦不敢少責。至今青州猶印責王公判焉。

中朝盛時名重之賢。指顧即能置人羽翼。朱餘慶之赴舉也。張水部一為其發卷于司文。遂登第也。光德相國崇望舉進士。因朔望起居鄭太師從謫閣者已呈刺。適遇裴侍郎後至。先入從

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第十一
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陽率更書。自稱東山道士。杖策孤邁。居止無定所。每麻
諸子之家。才止廳事。少時遂去。兒妻泣留。憂之顧也。率多遊于市井之間。縱飲酒肆。稍稍于財脅
後。取碎黃白物。鬻換酒價。資鑑時竭。即不知所在。人皆竊伺踪跡。莫之得也。或決旬。又見鄆里
中少年之徒。多從而學書。必愜意者。乃許之教。常于衢路間。忽見士人。節謂之曰。速將二千錢
來二十日內。教汝歐書。取成人敬從之。果無謬矣。得錢隨手與人。又善射法。兗州節度使王庶
人聞之。迎而就試。馬節日當于隙所置一物。但略言節可中也。王公乃以常所使小僕于越場
內。以筭籠覆之。謂節曰。西望射之。可中矣。節曰。不識此奴可射乎。王公笑而許之。未深信。既一
發箭。使往覘之。奴已貫心而斃矣。王公大驚。惋無及。欲從之學。節曰。不可。公今日得。明日即反
矣。王內惡之。而不敢言。既而命同出獵。即遠亡歸山東。忽一旦遍詣知聞。告別。翌日而卒。葬于
城南。平地堅石為椁。累年有獵者。兔鷹隨走入于墓穴中。獵者窺之。見其衣冠儼然而寢。即戲
之曰。三禮健否。以草秋掀之。乃空衣焉。方驗其尸。解矣。

朱冲和五經及第。特其強敏好干忤人。所在伺察瑕隙。生情爭訟。自江南採巨木送于台省。卒
不能運。繫縛既久。則又鹵莽捨之。如此數四。人號為宦途惡少。黃巢本王仙芝賊中判官。仙芝

既死賊眾戴之為首。遂曰盛。橫行中原。竟陷京洛。數年方滅。金華子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于君也。善則服歸。惡則離貳。始盜賊聚于曹濮。皆承平之蒸民也。官吏刻剝于賦餉。水旱不恤其病餓。父母妻子求養無計。初則窺奪穀粟以救死命。黨與既成。則連衡固惡。跨山壓海。東逾梁宋。南窮高廣。列嶽無城壁之險。重關無百二之固。蟠喙噓天。翠華狼狽而西奔。豺牙爍日。齊民肝腦以塗地。鄧鎬凌夷。往而不返矣。世之清平也。搢紳之士率多矜持儒雅。高心世祿。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輕薄之風。蒞官行法。何嘗及治。由是大綱不維。小漏忘補。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運既遭翻飛之變。是作愚家自京洛淪陷。遂河海播遷。此流寓江南之所自也。

劉鄆本事販鬻。王氏既承昭皇密詔。會諸道將伐朱氏。乃遣鄆偷取袁州。鄆乃詐為回國軍將。于袁州置邸院。日僱傭夫數百。詣青州。潛遣健卒偽白衣。逐晨就役。夜即留寓于密室。如是數月。間得敢死之士千餘人。又于大竹內藏兵仗。唐時袁州節度使姓張。統師伐河北。鄆既入據子城。甲兵精銳。城內人皆束手。莫敢旅拒。加以州將素無恩信于衆。鄆諭以將為順舉。戢御嚴明。雞犬無撓。軍庶悅伏。青州益師又至。兼招誘武勇。不日眾逾數萬。張氏家族在州。供備逾于其舊。張帥有母。鄆每端闈候問。備晨昏之敬。加以容止重厚。見者畏而敬之。俄而張帥聞變。回師圍城。張母登陴呼其子而語之曰。吾令雖在城內。與汝隔絕。而劉司空晨夕端笏。問我起居。其餘鶯雀。莫敢喧雜。汝切不可無禮于他。由是